

古城灯火 璀璨绽放

贺鹏飞

踏上太原古县城的青石板路，暮色已悄然笼罩。远处的城墙在夕阳余晖中勾勒出巍峨的剪影，像一位沉默的守护者，静静伫立在时光的长河中。我随着人流缓步前行，耳边传来此起彼伏的赞叹声。抬头望去，只见城墙之上，万千灯火次第点亮，如星河倾泻，将古县城装点得璀璨夺目。

今年的花灯秀以“非遗中国年·锦绣太原城”为主题，灯组的设计与布置无不彰显着山西文化的深厚底蕴。超大型元宵灯组巍然矗立，气势恢宏，好似一座光之门，迎接每一位踏入古城的游客。十字街的氛围灯组流光溢彩，将整条街道装扮得如同仙境，灯影交错间，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的童话。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山西省11个地市主题城墙灯组。这些灯组将山西各地的文化特色浓缩其中，如同一幅立体的文化长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每一件云冈石窟、平遥的古城风貌、祁县的晋商文化……每一盏灯都在讲述一个故事，每一道光影都在传递一种情感。站在灯组前，我仿佛穿越了时空，置身于山西的历史长河之中，感受着这片土地的厚重与灵动。

夜幕完全降临，18时30分，晋阳双花秀准时开场。刹那间，万千火花如流星般倾泻而下，金色的光点在空中跳跃、旋转，如无数精灵翩然起舞。双花秀是山西传统的烟火表演，以“双花”为名，寓意着吉祥与美好。火花在空中交织成各种图案，时而如盛开的花朵，时而如飞舞的蝴蝶，时而如奔腾的骏马。每一朵火花都在夜空中绽放出最美的姿态，都在为这座古城献上一场视觉的盛宴。

紧接着，火壶、火棍、火魔方、火流星等传统技艺轮番上演。火壶表演者手持铜壶，壶中火焰喷涌而出，如一条火龙在空中盘旋。火棍表演者则挥舞着燃烧的火棍，棍影与火光交织，形成一幅幅动态的画卷。火魔方表演者将火焰装入魔方之中，随着魔方的转动，火焰在

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书写着一段古老的诗篇。而火流星表演者则手持燃烧的流星锤，锤影与火光在空中交织，似一颗颗流星划过夜空，带来无尽的震撼与惊叹。

这些传统技艺不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文化的传承。火壶、火棍、火魔方、火流星，每一种技艺都承载着山西本土文化的精髓。表演者们用他们的技艺，将山西的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我站在人群中，仰头凝视这片绚烂的光影，耳边是此起彼伏的惊叹声，眼前是流光溢彩的视觉盛宴。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非遗的种子正在这个春节悄然播撒，等待在更多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夜色渐深，古城依旧热闹非凡。树木上的灯饰如繁星点点，地面上的灯组则如银河倾泻，灯光与古城的建筑交相辉映，仿佛一幅跨越时空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孩子们兴奋地穿梭在灯影之间，欢笑声不绝于耳。老人们则坐在路边的长椅上，一边欣赏着灯光秀，一边回忆着往昔的元宵佳节。这一刻，我明白了，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历史，而是鲜活的生命，它需要我们用创新的方式去传承，用现代的语言去诠释。

漫步太原古县城的街巷中，随处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身影。他们或是在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或是在讲解文化内涵。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艺人正在表演火流星，他手中的火流星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围观的人群中，有年轻人拿出手机记录这精彩的瞬间，也有孩子跃跃欲试，想要学习这门传统技艺。

夜深了，古县城的灯火依旧璀璨。我站在城墙下，回望这座被灯光装点的古县城，心中涌起无限感慨。在太原古县城，我不仅看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光芒，更感受到了它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那些在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那些在城墙上游走的灯光，那些在街巷中流传的故事，都在诉说着一个永恒的主题：文化传承，薪火相传。



威风锣鼓响 阳曲年味长

李栓柱

非遗中国年 传承续华章



太原古县城灯会美景 李峰 摄

一口元宵 万千乡情

唐中才

乙巳春节，妹妹母女俩从北京回来探亲。几年未见，外甥女已出落得亭亭玉立。她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太原，对她而言既熟悉又陌生。去年刚上高一的她，接到了学校布置的一份特别的寒假作业：了解家乡，撰写一篇关于家乡的随笔。外甥女对家乡的认知十分有限，却唯独对钟楼街的老鼠窟元宵情有独钟。前几天，我们决定穿过文瀛公园，奔赴那充满家乡味道的地方。

踏入文瀛公园，夜晚的万字楼、中山楼与烈士纪念塔，在朦胧夜色中静默伫立，仿佛在低声诉说着悠悠往事。外甥女满是好奇，一路上东张西望，眼中闪烁着对家乡的新鲜感。她不断向我询问关于公园的种种，我也耐心地一一解答，告诉她这里承载着几代人的珍贵回忆。

走出公园，没多远就到了柳巷。妹妹也兴致盎然地讲起她在太原求学时，钟楼街、柳巷的旧闻。改建后的钟楼街，视野变得开阔许多。我对外甥女说：“柳巷、钟楼街可是太原最繁华的商业街，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过去，这里商贾云集，老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像六味斋的酱肉，色泽红亮，肉质紧实，口感醇厚；双合成的糕点，香甜细腻，造型精美，每一口都满是甜蜜。这些都深受太

原人喜爱。现在的钟楼街，不仅保留了传统的韵味，还融入了现代元素，成了集购物、美食、娱乐为一体的繁华街区。”我还特别指出有一处是祁县爱国商人渠仁甫的书业诚旧址，因为我还计划带外甥女去了解一下她妈妈的家乡祁县。

我第一次到老鼠窟购买元宵，是30年前的元宵节前夕。当时工厂效益不佳，工资不仅低还拖欠了好几个月，但我还是想着给父母买份元宵节礼物。于是，我从工作单位所在的胜利街，一路步行到钟楼街。到了老鼠窟，就看见几十米长的队伍蜿蜒排在门口。说实话，那时我并不知晓老鼠窟的历史，反而对“老鼠”和元宵联系在一起感到有些郁闷。可一想到这是给父母的心意，我还是排队购买了两斤，小心翼翼地拎在手中，深怕挤碎了这珍贵的礼物。

如今再看，老鼠窟元宵店已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小二楼。正值元宵节前一天，老鼠窟的招牌在众多店铺中格外醒目，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都是为了品尝那美味元宵而来的食客。空气中弥漫着节日的气息，人们的脸上洋溢着期待的笑容，交谈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外甥女兴奋地拉着我，急切地想要吃到这让她心心念念的家乡美食。

走进店里，很是热闹，几张桌子都挤满了客人，旁边还站着排队等待的食客。我们点出了经典的黑芝麻馅元宵，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元宵端上桌。元宵颗颗圆润饱满，外皮晶莹剔透，恰似一个个精心雕琢的白玉丸子。轻轻咬上一口，香甜的黑芝麻馅在口中爆开，软糯的口感令人陶醉，那熟悉的味道立刻唤醒了记忆深处的温暖。外甥女吃得津津有味，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边吃边说：“这味道太好吃了！真是家乡的味道。”

我特意让外甥女看看店内悬挂的老鼠窟元宵店历史展板，原来它起源于上世纪初一位走街串巷卖元宵的小货郎。他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不仅盘下位于老鼠窟巷口的恒义诚肉铺，还逐渐将生意做大做强。岁月流转，人们没记住老板的名字，却记住了店的店名，久而久之，“老鼠窟”就成了元宵的代名词，恒义诚老鼠窟元宵制作技艺列入山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老鼠窟出来，外甥女站在店外摄影留念，这既是她完成作业的素材，也是她此次回乡的珍贵记忆。对于外甥女来说，老鼠窟元宵或许就是她了解家乡的第一站，从这个小小的元宵中，她能真切地感受到家乡的味道，体会到家乡独特的魅力。

人就用丰厚的礼物适时地款待这些火神派来的火龙，尽量地让他们在自家门口多狂舞一会儿。而那些舞龙或者舞狮的小伙子、小姑娘们就像是那旺火堆里跃动的火苗，头上冒着热气，从一家家门口一摆尾巴，就跳走了。旺火是越烧越旺，一个个的煤堆被烧成了通红透明的火塔、火树，那火焰往上蹿着，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无数细碎的金黄色的火星像长了翅膀一般向着夜空飞去……

正月里的寒冷早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再看看那些舞着跳着扭着的人吧，在无数株火树之间，他们的队形也流动成了一条条旺火。那些忘记了寒冷的游人，被火光映照得通红闪光的面孔，不也是一团团憧憬红火明天的旺火吗？新年的光景是不知道的，也许会比现在更好更旺，或许是个未知数，但他们会用这一堆堆旺火冲天的旺火，寄予了自己的希望，驱走了内心的胆怯，烧旺了自己的信心。旺火是他们新年的梦想。

左权人在寒夜里点燃的一堆堆旺火，简直就是一个美丽的寓言、一个冬天的童话、一个神秘的象征。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寒冷，在这火的世界里，我也被燃烧成了一堆旺火。既然如此，寒冷还能奈我何呢！在那个旺火冲天的寒夜，我莫名地想到了未来的许多设想，无疑，那些设想也都被旺火烧得跳跃起来，且具有了野性的姿态。

没有想到，我们的艺术家一直追求的象征艺术表现手法，在太行山的民间，原来竟是如此简单而又美丽。

元宵节前的阳曲县，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冬日的阳光洒在新阳广场上，将人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站在广场中央，手里握着一对沉甸甸的鼓槌，心里却像被春风拂过一样轻快。今天，是“首邑欢歌过大年”民俗展演活动的第10天。我，一个60多岁的老人，又一次站在了这里，为乡亲们打起威风锣鼓。

我是土生土长的阳曲县黄寨镇人，打记事起，这威风锣鼓就是家乡过年必不可少的节目。小时候，我总是挤在人群里，仰着头看那些大人们挥舞鼓槌，敲出震天动地的声响。那鼓声像是有魔力，能让人热血沸腾，仿佛连寒冷的冬天都被震得退避三舍。30多岁时，我也成了那个站在台上敲鼓的人，心里有说不出来的自豪。

这时，广场上早已挤满了人，男女老少，个个脸上都挂着笑。孩子们手里提着红灯笼，跑来跑去，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老人们则围在一起，聊着家常，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我站在舞台一侧，看着这热闹的场景，心里暖暖的。这就是过年啊，这就是我们阳曲人的年味。

锣鼓队的队员们已经各就各位，我站在最前面，手里握着鼓槌，心里却有些紧张。虽然已经打了这么多年鼓，但每次站在台上，我还是会心跳加速。毕竟，这威风锣鼓不仅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种传承，是我们阳曲人对新年的祝福，对生活的热爱。我不能出错，也不能让乡亲们失望。

“老李哥，准备好了吗？”队长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点点头，深吸一口气，下意识地握紧了鼓槌。

鼓槌落下，第一声鼓响震彻云霄。紧接着，锣声、镲声一齐响起，整个广场仿佛被这声音点燃了。我挥舞着鼓槌，跟着节奏敲击鼓面，每一下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鼓声像雷声一样滚滚而来，让人热血沸腾。

打鼓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那些平日里隐隐作痛的关节，那些因为年岁增长而变得迟缓的动作，在这一刻都消失了。我又回想起30年前，第一次站在台上打鼓，那时候，我还年轻，力气大，敲起鼓来虎虎生风。如今，虽然年纪大了，但心里的那份热情却一点没减。

鼓声越来越急，节奏越来越快。我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手臂也开始发酸，但我不能停。这是威风锣鼓的高潮部分，是整个表演最精彩的地方。我咬紧牙关，鼓槌像雨点一样落在鼓面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终于，鼓声渐渐慢了下来，最后一声锣响，整个表演结束了。我放下鼓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

这些年，我一直在打鼓，不仅仅是喜欢，更是因为我想把这份传统传承下去。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阳曲县的威风锣鼓，是多么震撼人心。

虽然年纪大了，但我知道，只要我还能敲得动鼓，鼓队还需要我，我就会一直站在台上。因为我和队友们都坚信，阵阵鼓声，敲出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这片土地的深情！



马绍民临摹冯远《欢天喜地闹元宵》

旺火

谭曙方

一昼夜间，温度居然能下降十几摄氏度。在寒冬还没有完全退场之际，与人须臾不能离的火，似乎在燃烧中能凸显出别样的意义来，它不仅给了我温暖的感觉，也给了我美好的幻想。

多年前，农历正月十五前夕，我没待在省城，而是接受了朋友建议，去山西左权县看烧旺火。

在接近县城的时候，汽车贴着村庄边而过，土色的房子和院落转着腰身给我看，最亮眼的装饰是家家户户门口贴着的火红春联和一个个塔形的黑亮煤堆。朋友告诉我，那黑亮的煤堆就是晚上将要点燃的旺火。不时地有穿着厚厚棉袄棉裤的农民从院门里走将出来，他们的身影在那火红的春联和塔形的黑煤堆间晃动时，我倏然间就感受到了火的温暖，尽管还没有看到跳跃的火。

县城主要街道上，各家门前早已备有煤块垒起的煤堆，有大有小，大的有3米多高，小的也就1米左右，有的垒成了底小腹大顶部尖的形状，有的垒成塔形。煤堆里面是空的，且放置了引火的木材。那煤炭上好的质地，亮晶晶的，并被敲打得大致齐整。在县政府、招待所和一些大商场的门口，高高的煤堆上还披挂上了耀眼的红布，上面写着

“旺气冲天”。

晚饭后，天已完全黑了。当我匆忙走到街道上时，方才空荡荡的街上已是人流熙攘了。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火焰，在一个个塔形煤堆特意留出的孔洞间飘舞出来，夜空和灯光被这火的世界排斥在外，自惭形秽般地暗淡并远遁，刺骨的寒风此刻也仿佛知趣般地悄悄退出了这座小城。人流越来越拥挤，我也没有了目标，只好随着人流流动了。随了越来越近的声响，就像是变魔术一般，从与那些街道连接的小巷中涌出了一队又一队身着火红或金黄色服装的锣鼓秧歌队，他们敲着锣鼓，舞着狮子，舞着长龙，扭着秧歌，每到一家临街单位或商铺门口，便在铿锵热烈的锣鼓声中，更加起劲地舞起来。围观人流之漩涡紧紧密，随随着表演队伍旋转着、流动着，哪怕只有一个小小的空隙，就立即扑上去淹没，且不留一丝一毫的痕迹。那些临街商铺是早留了人的，他们就势把早已备好的糖果、花生、瓜子、香烟等倒进了表演队张开的口袋里。遇到大户商场或单位，他们的这些礼物是用口袋装好的。当地人有个说法，这红火队伍在谁家门口舞得时间长，谁家在新年的日子就越红火，所以商铺的

没有说到，我们的艺术家一直追求的象征艺术表现手法，在太行山的民间，原来竟是如此简单而又美丽。